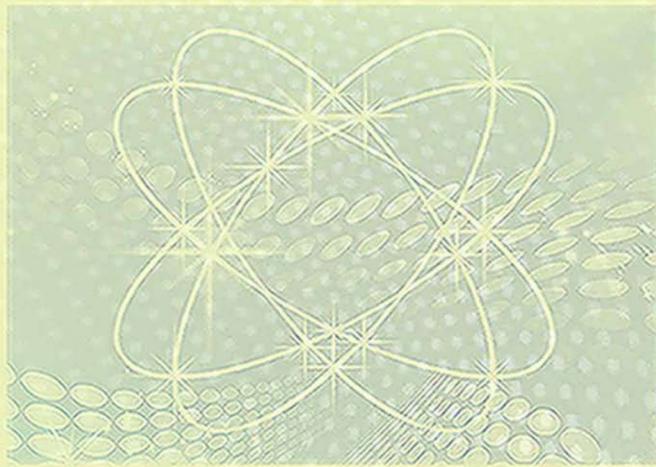


星光文丛

散文晋江

洪群 颜长江 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

散文晋江

洪群 颜长江 编

文从生大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散文晋江/洪群,颜长江编.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5.5
(星光文丛)

ISBN 978-7-5550-0572-8

I. ①晋… II. ①洪…②颜… III. ①散文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8697号

散文晋江

洪 群 颜长江 编

责任编辑 朱墨山

助理编辑 林 颖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76号14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泉州市丰泽七彩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62000

厂 址 泉州市美食街183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328千字

印 张 2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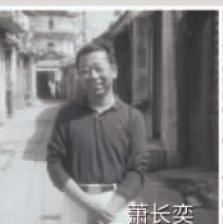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572-8

定 价 57.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蔡芳本



颜长江



陈仲初



洪肇然



洪雅清



王明柱



张萍



蔡白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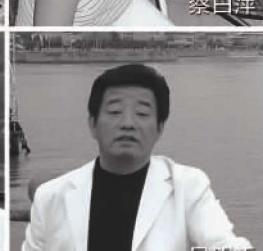
郑君平



罗光辉



曹明路



高俊仁



林娜



阮孟婕



许燕影



骆锦恋



杨银华



施丽珍



伍远丽



张百隐



林火烟



黄子午



张美娜



泰安阳



安安



桂汉标



张轩朝



庄马炮



庄聰生



编者的话

新时期以来，晋江的文学活动相当活跃，仅以散文创作而言，不仅写散文的人多了，作者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而且散文作品犹如春之花季，繁花绽放，气象喜人！于是有了丰硕成果和令人欣慰的收获——《乡心集》《故园集》《晋江散文四十家》《晋江散文选萃》等若干部散文选集的问世，以及许多作者个人散文集的出版，无不彰显晋江散文创作的成果和收获。当然，这还只是囿于晋江本土散文创作的现象，如若把目光放到八闽之外，放到全国乃至海外去，晋江籍的散文家及其作品更是蔚为大观！

新年伊始，为展示晋江文学创作阶段性成果，《星光》编辑部将延续多年来的优良传统，选编出版《星光文丛·散文晋江》，将晋江（含部分晋江籍）作家的创作成果进行选萃汇编，正式出版。

入选本卷的作品均为2001—2014年晋江（含部分晋江籍）作家在各种报刊发表的作品。选编时，遵照既定原则，为避免重复，之前已收入晋江结集出版的各种选本的作品不再收入本卷，涉及晋江题材的作品，则由本文丛的另一卷《晋江人写晋江》专录。

在文稿征集和编选过程中，我们发现：这数十位作者可谓老中青三结合，可又以中老年为多。诚如著名诗人、评论家刘登翰所说：“诗是青春的挚友，散文是老人的伴侣；诗打破人与世界的均衡，而散文却在修补这道裂痕。”是的，作家们在重修和谐的散文的岁月里，往往将素朴的情感倾注于字里行间，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且看本卷林林总总的诸多篇章——本土作家立足乡土，一往情深；外来作家

亦如是，并无客次旅居的生分——因为有了散文这一共同语境，才使得他们不分彼此地拥有一种博大平和、参悟真谛的岁月。

由此及彼，从本卷所选的作品中，抒写乡土之情、记住乡愁的作品占有相当分量。不难看出作家们的“散文岁月”的心路历程——无论是怀旧思亲、写景记游，还是遐思随感，无不在倾吐胸臆，流露情怀。乡愁居然成为主旋律，这也许就是本书的一个亮点，也是本阶段散文创作成果的一个特色。

一本集体文集，除了有其共性之外，显明的个性，也是一种看点，尽管这之中难免有差距、有反差，这本就无可厚非。例如作家们往往拥有多副笔墨，有的既是小说家，也是散文家；有的一手写诗，一手写散文；有的既是学者、教授，却也是美文名家；有的更是文史不分家，能史能文……读他们的作品，自是有一种审美快感，这，也是值得一提的，尽管编者无须妄加评论。

当然，纵观全书，可圈可点的篇章固然不少，但窥其全豹尚属差强人意，这说明晋江的散文天地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创作队伍大有潜力，这也是《星光文丛》和读者诸君的期许。

最后，还有一点应当申明：由于编者视野之局限，或者联系沟通之缺失，我们未能更加全面地约稿，以致旅外晋江籍的作家的作品少之又少，部分晋江本土作家的作品也难以觅寻，难免遗漏不少玑珠，为此我们深表遗憾！

本书编选过程中得到《星光文丛》编委会诸同仁的多方指导和帮助，承蒙他们提供有关资料并细心编审，使编者获益匪浅，这里一并致谢！

2015年5月

目录

CONTENTS

泉州石	许谋清(001)
桃花岛设想	许谋清(007)
子母树	许谋清(008)
大坠岛	许谋清(009)
中国墨的奇迹	许谋清(011)
中国人的脸	许谋清(013)
岱仙赏竹	叶荣宗(016)
行走菜溪岩	叶荣宗(019)
访港感怀	叶荣宗(021)
九仙山遐想	萧长奕(023)
古城的味道	李双幼(025)
筑梦的色彩	王霄鹏(028)
蹚过七月的河	王霄鹏(030)
鲤城追踪	张子曲(032)
阴影	张子曲(038)
清自源来	王常婷(041)
梁克家与泉州府文庙	陈金土(043)
青衣化剑忠魂舞	陈金土(044)
一片紫云仁者寿	陈金土(046)
李贽的读书声	王忠智(049)
卧魂	王忠智(050)
农事	王忠智(051)

珠海的大气	洪辉煌(052)
印象邵燕祥	洪辉煌(054)
不理会风的去向	王永志(056)
怀念恩师郭风	庄之明(062)
奏响昆虫世界的生命之歌	庄之明(064)
一花一叶都是一个新的世界	李灿煌(066)
其字也慎独	洪伟辟(068)
师情似海 师恩如山	黄鸿仪(070)
岁月深处的帆影	丁苏州(078)
一滴像泪的墨	施勇猛(080)
芬芳永久	粘良图(084)
金门印象	粘良图(086)
台湾纪行	叶海山(090)
穿越日月潭	吴谨程(098)
邂逅台南古迹	吴谨程(099)
悲欣交集清源山	吴谨程(101)
春游宝岛	唐涛甫(104)
面线糊和木屐	唐涛甫(106)
曙光在前	洪 群(109)
西望唐山	洪 群(113)
红蝴蝶	洪 群(116)
大马哈鱼母亲	昆 洛(119)
雪 忆	倪森森(124)
一位先人	杨式星(127)



世界

小狗、大狗和狗肉

一生受用的精神与文化

永远的母校,永远的文学

铿锵的诗意图

相遇相识相知

文坛雁使 诗国知音

十七号楼

数学老师王功建

平淡如水师生情

“阿漏”其人

外婆家的“阿兄仔”

月影儿没哭嫁

土楼的月光

走不出土楼这个圆

土楼桃树开了花

红魂绿梦井冈行

走马秦川

吕梁随想

丽江掠景

这就是胡杨

上海印象

白马山走笔

龙舞白练成九瀑

洪连进(133)

颜纯钧(139)

颜纯钧(143)

刘志峰(150)

刘志峰(152)

刘志峰(154)

刘志峰(155)

王建新(157)

王建新(158)

郑丽玲(160)

黄 良(162)

范清靖(164)

刘雅丽(166)

蔡芳本(169)

蔡芳本(170)

蔡芳本(171)

颜长江(173)

陈仲初(177)

陈仲初(179)

洪肇然(181)

洪肇然(183)

洪雅清(185)

王明柱(192)

王明柱(195)

在济州岛	张萍(197)
沐浴佛罗伦萨的艺术光华	蔡白萍(203)
落在人间的钻石	蔡白萍(204)
寂寞田畴	郑简(206)
追忆剃头店的逝水年华	郑简(208)
从码头出发	郑简(211)
刻在望玉岛的记忆	罗光辉(213)
生日期间六个一	罗光辉(216)
依然定心	曾明路(221)
奶奶的“鸡母狗仔”	曾明路(222)
我和父亲的文缘	曾明路(224)
鞋子的故事	曾明路(226)
星缘	高俊仁(229)
我家的坐骑	高俊仁(230)
月夜,如果你在想念我	吴明哲(233)
从一个梦开始	林娜(234)
有距若离	阮孟婕(236)
一声一世界	阮孟婕(237)
一茎青莲在心	阮孟婕(239)
夏雨	阮孟婕(241)
永远禁止的……荆棘鸟啊	许燕影(243)
没有什么能比爱情更使人疯狂	许燕影(245)
发芽的心情	张秀琴(247)
读翠	张秀琴(248)



买一本董桥	骆锦恋(250)
不抬石头的惠安女子	骆锦恋(251)
那些破思想的章节	李锦秋(254)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施丽珍(261)
一堂满意的“课”	杨银平(272)
人生花季	留婉珍(274)
一百六十八级台阶	伍绿羽(275)
青春祭	张百隐(278)
童年游戏	林火烟(281)
前世是书生	林火烟(282)
茶色记忆	黄子午(284)
去台湾念书	黄子午(285)
敢问路在何方	张美娜(287)
享受黄昏	蔡安阳(290)
为生活赶路	蔡安阳(291)
雪峰三日	安 安(293)
小松鼠的趣闻	桂汉标(296)
风言往事	张轩朝(299)
菊花印象	张轩朝(302)
聪明与精明	庄马炮(304)
老婆适合当领导	庄马炮(305)
作文如做菜	庄马炮(307)
牧笛横吹唱春天	庄聪生(309)



许谋清 晋江安海镇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理事。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原《中国作家》副编审,曾挂职晋江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长期生活在两地:北京、晋江。1987年,《小说选刊》等组织许谋清新乡土小说讨论会。1994年,和《北京文学》及北京作家群发起新体验小说创作。作品成书有《海土》《世纪预言》《寻找大师》《女女过河》《与历史结伴同行》等十五部。《当代作家评论》发两次“许谋清评论小辑”。多篇作品入选全国年度选集及多种文库,曾获北京庆祝建国四十周年、四十五周年文学作品奖,福建省政府百花文艺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全国报纸副刊年赛奖,两次获福建省作家协会等主办的“逢时杯”海内外散文大赛一等奖。

泉州石

“地下看西安,地上看泉州。”

小小泉州实在有傍西安大名之嫌,西安地下有世界第八奇迹的兵马俑,你泉州有什么?

泉州人说,石头。

什么石头?

泉州人说,花岗岩。

花岗岩算什么珍贵石头,哪儿没有?

泉州人不说了,让石头说。

“站着是东西塔——石头,躺着是洛阳桥——石头。”

泉州古城,据说也称“石头城”,不过,它没有城墙,石头城也没有叫开。

泉州古城荣耀地排到全国第九,排到它前边的都是古都。它不是古都,却能够跻身前十名。

传说它是有城墙的,它是石头城墙石头街,苍老粗糙的城石任野藤染色,平整细腻的街石由赤脚磨光。

史书记载一千年前,这里是一片热闹的街市,那是宋朝元朝,马可·波罗称它是“东方第一大港”。榕荫如盖,刺桐花红,沧洋赤岸,梯航万国,市井十洲人。后来

寂寞了，风流雨打风吹，港不港街不街了。虽然屋舍还是鳞次栉比，雨水沤的苔藓烂的，一片片屋瓦黑了，墙壁上是裂缝漏痕。门环锈了，雕梁画栋剥落了。红毛不来了，衫裤也褪了色似的。行人稀了，日头也更毒了。夜黑重了，南曲静了。磨滑那些铺街的石板的只剩下赤脚、草鞋、木屐。木屐借着夜静敲打石头街面，像一支怀古的歌。一座趴着的灰黑古城，只是石头多只是海枯石不烂，才给我们留下考证凭据。

在它寂寞的年月里，海风爬上这座城，触摸到的仍然到处是石头。石头的街面。石头的屋宅。石头的门窗。石头的寺庙。石塔。石佛。石柱础。仿佛要腾空而去的石柱盘龙。让人拾级而上的石台阶。石狮子。石桥。镇守在桥头上的石将军。石井盘。石滚子。石磨。石臼。石床。石椅。还有这座城的一件宝，矗立在浮桥头上的一根石笋。石笋下边有两粒圆石，实为这座城男性崇拜的图腾。从这边看去，它刚好对着双乳山两峰凹下去的地方。早年，女人不生孩子，要来摸这根石笋。城里有石抱树，更有树抱石，用几百根虬屈的根抱住石头。在阴湿的石头上绣出苔藓，见了日头就爬上藤蔓缀上绿叶。台阶的缝隙有着抚慰的嫩草，某处还会探出一朵歪歪的野菊。仿佛一切生命都要留住这石头。

几百年下来形成自己的建筑特色，屋脊的两头是燕尾翘角，墙角讲究的是砖石相间红砖白石出砖入石。如果纯粹是灰白色的一座城，早晚要让人产生怀疑，于是从杉木梁柱架构红砖白石墙壁的丰富和谐中找到一种恒久的存在形式。再加城南出贵妃钦赐皇宫的传说，就一块儿抱住不放了。海枯石烂，与其说是誓言，不如说是诅咒。杉木可以腐蛀，砖瓦可以蚀噬，保住的还是石头。

当这城里的各种各样的硬石头都让岁月磨得油光水滑酥石头风化得没模样的时候，也就是二十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想重修这座城，也还强调要保持这座城的特色。这座城有什么特色？还不就是石头。于是，打了一些方方正正的石板，用来铺街面。再有就是时兴盖石头楼房。后来，载重汽车从街面上碾过，石板被压碎，石头角翘起来了，只好改铺水泥路面。后来，都说石头楼房不能防震，纷纷改用钢筋水泥了。这里人把水泥叫“红毛灰”，红毛就是洋人，红毛灰就是外国灰。水泥也叫“霸灰”，水泥比所有的灰都结实，那就是灰中之王。到这个时候，石头可真真要退出这座城的历史舞台了。可就在这个时候，石头又以板材的姿态出现。像玻璃那么平那么光滑，照得出影子。甚至把一直埋藏在粗糙的石头里边的石头花一朵朵地叫出来。石头照样镶嵌在高层建筑的墙壁上，和瓷砖、各种有色玻璃和



铝合金门窗重构新的方圆。

噢，泉州石，好歹离不开石头的泉州人。

泉州没有广袤黄土地中古都的威严尊贵，一千年来，却有着自己的辉煌。黄土地中的古都闭目塞听，而我们泉州，它首先听到蓝色大海的呼唤，曾以另一种姿态，和那些浑浑噩噩的古都分庭抗礼。不过，殊途同归，我们的石头城终于还是没能背离整个大陆板块找到自己的命运……

我喜欢秃笔涂鸦，写了“炼石补天”四个字，再把它拿下来铺在地上，自我陶醉。看着看着，突然惶惑起来。我用左手写字，左手不像右手那么油，写出来的字就有点儿笨。有人说好。我说，笨怎样叫好？他说，不是要手腕子，而用全身的劲。字不肉，有骨。我很高兴，就继续用左手写毛笔字，好让右手专心去画画。

陶王邢良坤问我，石头是什么？我一时说不出来。他告诉我，石头是上帝的陶。

写了这四个字，想起邢良坤的那句话，我认真了，一认真，茅塞顿开。原先说女娲炼石补天，炼石就炼石，那些石头离我们远着呢，并没细想。自己是泥土。和邢良坤的话搁在一起，突然明白，炼石其实是把泥土炼成石头。地壳变动，火山爆发，几千度的高温，硬烧出来的。泥土，泥土，凡是经过人生煎熬的人，有了这种通窍，心都会抖颤。那么，所有坑坑洼洼的地方都有女娲的足迹。所有的石头都是上帝的陶。女娲的陶。女娲不是就炼了那么几块五彩石，独独扔下青梗峰下的那一块。这时，我脑子里出现一道亮光。都是女娲的陶，哪块石头不想去补天？无才去补天的何止青梗峰下的那块石头？青梗峰下的那块石头上刻着字，我们这里有多少石头上刻着字？青梗峰下的那块石头有话要说，同样经历过那番温热，哪块女娲的石头不想说话？省里二十处全国重点文物，这石头城竟占十二处。除一处古瓷窑，那里炼人类的石头，其他的十一处都是女娲的陶，上帝的陶，石头。这里什么石头都有。石雕像：老子像，摩尼光佛。石塔：东西塔。石头寺庙：开元寺，清净寺，天后宫也离不开石头。石墓：圣墓，郑成功墓。石壁：九日山祈风石刻。石桥：洛阳桥，五里桥。石城：崇武古城。这时，脑子里更加亮堂起来，这些石头有中国之最，还有世界之最。老子像，是中国最大的老子雕像，公认为“老子天下第一”。摩尼光佛，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考察，认为它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摩尼教遗址，又认定这个发现是考察活动的最大成就。现在佛像图案被作为世界摩尼教研究会会徽。东塔上有一尊孙悟空，比吴承恩的《西游记》

早好几百年,日本的学者称孙悟空为我们这石头城的孙悟空。西哈努克亲王寻找百柱寺,找到我们石头城的开元寺,横十竖十,一百根石柱。我们的刺桐古港被马可·波罗称为“东方第一大港”,当时船可以开到九日山下,那里的祈风石刻成了一部面对大海的史册。五里桥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石桥……

我读泉州石,读出这石头和内地石头的差异,读出这石头蓝色的灵魂。

古港边上的祈风石刻,横跨大海的石桥,海上的神天后,从海上来的人的遗迹,清净寺、圣墓,还有一直误为佛终于揭开面纱的摩尼石刻,中国海洋文化先锋人物……

有没有例外?

比如老子像。

有人说它“老子天下第一”,因它是最大的一尊老子石像,就坐落在泉州清源山麓。并非时下的盲目比大,它在这里静坐八百年,与世无争,甚至独伴林木不与众神争一炷香火。不是坐地一巨石,而是植根地底,不知有多么深厚。文人骚客赞誉它“风吹冉动,指能弹物”。我却是惊异于他的头部,以我一家之言,中国古代宗教石刻,在造型艺术上无出其右。

它没有一般传统宗教雕刻千神一面的缺陷,可以说是独具凡人形象。东西方雕刻艺术融合得相当完美。头顶、额头、眉弓骨、眼窝、颧骨、鼻梁、鼻头、鼻翼,还有微张的嘴,都准确生动个性。耳朵极有想象力,不是两耳垂肩,是夸大了的扇风耳,他在倾听着。雕得最好的是他的眼睛,两只眼睛在深陷的眼窝里,没细雕那双眼睛,简单的线刻而已,但这已经足够了。我们看到一双稍稍眯着的眼睛,在眼窝的暗影里带着思考神色。罗丹的思考者,连每一个脚趾都在使劲。而我们这尊老子像,他是放松的,内在的,一尊地道的东方思想者。

现在,石雕的额头上、眉弓上满是苍老的苔藓,那是八百年沧桑的记录。而他的哲思正在深陷的双眼流泻。

八百年前,这里正是“东方第一大港”,这为吸收西方技法找到了依据。远离中原,落脚泉州,背向大山,眺望碧海,这是八百年前的泉州老子。望海老子。

比如开元寺,佛教虽是外来的,但它是海洋史前文化。

开元寺,庙前大埕石围浮雕狮身人面,庙后又是婆罗门教青石柱。在泉州宗教石刻陈列馆,有一块石头,居中为一尊双手合十、两腿盘坐的佛像,胸口却挂着基督教的十字架,背后有犹太教的天使翅膀,座下为道教的彩云和飘带,背后衬



以伊斯兰教的拱门……专家认为,这种解释不科学,太民间图解。但民间,数百年来,十几种宗教在这里和睦共处,从未发生过异教之间的冲突。世界上发生过多少残酷的宗教战争,染红烧焦多少土地,却只在这小小的东方临海古城相当完好地保存着十几种宗教的遗址,包括仅存的完好的摩尼教遗址。以至于,人们称它为世界宗教博物馆。神的汇合正是人的汇合。宋元,这里是东方第一大港,梯航万国,市井十洲人。

至于草庵,误为佛庙几百年,终于还是澄清了。我写过《啼哭的石头》,也许是在这同一时期,这里万石峰上的一块石头发出啼哭的声音。“我们听不到那石头的哭声,但它确实是一块非凡的石头。那是一块三色石,似是神意,摩尼光佛衣着灰白,脸带青,手显红,全是天然,界限清晰。”

跨海大桥,守桥者谁?石将军也。

将军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天圆地阔,鼻直口方。将军的长相平平,扁脸、塌鼻。你以为将军虎背熊腰?不。将军胖胖的,矮墩墩的。你以为将军的战绩彪炳史册?将军口讷,无人知晓他们的文治武功。

安平桥中亭的两位将军刚直不阿,两位将军石心肠,不搞歪的斜的,不腐化堕落,知晓自己守桥护海的使命。桥当然也会有暴雨滂沱,但他们有海的心胸来容纳它。也会有台风咆哮,但他们有石的根基站立不动。也会有闪电长剑的袭击,他们抓住那些烧红的剑,团在手里浸到海水里边。也会有乌云铺天盖地往下压企图吞噬他们,云以为已经把他们咽下了,他们这时却穿透云层从高处俯瞰降到他们脚跟的流云。夜晚,他们借着星月在眼里有几点幽幽的光,那是他们在思索。早起,迎着朝日他们四目如炬,那是对于生活的热情和希冀。平日,他们不是怒目金刚,眼里含着的更多的是爱怜。他们不是舞枪弄棒,而是双手抱着剑把,把剑尖杵在地上。自信、平和,带着一种文气。

到20世纪50、60、70年代,围海造田,把古石桥弃于海埭地里。将军也默默无言,但将军是忧伤的。细心的人曾注意到他们的眼神,他们眼睛里边清朗的蓝波变成忧郁的绿波。

20世纪80年代,古文物得到重视,重新挖海,石桥回到水里。石将军掸去浑身的尘灰,重新抖擞精神。

谁曾想,八百多年德高望重的老将军会遭人暗算。

月落星稀,几个黑影在这古老的石桥上出没。这是1993年某夜,窃贼在绑架